

古愚心言五



閩總督忠貞范先生傳

丁巳木蘭稿

忠貞先生諱承謨號觀公遼東瀋陽人開國元老范大
傳文程公佳公子也辛卯獲雋壬辰江南桐城程其相
先生分校詩二房

桐城諱芳朝
丁亥榜眼

忠貞出程門以進士讀

書中秘年甚少忠孝自任宦情淡若引疾解任不一請
後以秘書院學士巡撫兩浙總制八閩皆特簡公感
知遇又念高祖大司馬公及太傅公爲國股肱心膂
願忠思報會逆藩叛閩知公必死重公名必欲生致公
勸誘公不肯降拒僞罵賊拘囚幽室守者日夜護視不

得死公於幽室懷 御曆晨夕捧對逢

君親吉日與夫朔望諱辰強起乞守者扶掖荷械稽首視
坐臥不離漢節者此爲過之我師入閩抵劍津逆始歸
命殺公以滅口

天子聞之嘉公節 贈廢易各行見風厲矣閩人祀公於
烏石山敬公之忠抑以懷公之德也公督閩未數月耳
澄清之志過化存神閩人之不終被者天也先撫浙入
境微服間行東甌括蒼西水苕雪諸郡邑真知灼見不
假耳目以是興革旌州皆時宜其請寬海禁聽內港採

捕請 蠲浙省荒旱積逋請武林城圈屋免賦年饑粟
生金死發公帑十萬兩遣官糴米豫楚立官市平價全
活者不以數至今東西浙流風遺澤談者輒嘆息流涕
謂公將蒞閩過西湖於孤山七賢祠題一絕云偶對羣
賢意轉迷風流事業豈湖堤欲招處士孤山鶴跨向遼
東華表栖寓意遠矣公遭難筮得蒙其繫幽暗跼蹐之
地狀若谷自顏以蒙谷爲文以序之曰承謨蓬頭垢面
摯頸攀手者將三歲乘未灰餘燼志梗槩於壁俾後日
見者知謨遭時不幸云昔我

世祖章皇帝親政簡侍衛近臣念太傅公抒忠累朝謨以元
勲子克選獨許在家誦讀凡扈蹕值宿遊獵巡行悉免
從惟慶賀吉期隨班行禮是年辛卯 詔八旗從龍子
弟一體鄉會試春秋兩闈得與聯幸科名叨選庶常告
假奉親辭職無由每遇遷秩反越常次嗚呼

先皇帝之恩臣何以報也辛丑 龍馭上昇兄克總兵官於
外謨以病請解任既 廷議撤援勦諸路兄旋師日偕
侍太傅歡丙午七月望闔族少長集東臯較射飲酒賦
詩屬對太傅公顧盼怡然命之曰吾家世受 國恩而

等速當補官爲 國盡瘁母以予老爲念八月二日太
傅公卒戊申服闋補秘書院學士決志遂初 叔昆仲
皆謂而忘太傅公世受 國恩之教乎肝胆塗地無以
酬甘自廢棄平日所談忠孝謂何謨聞之不敢行意初
太傅公在日

皇帝冲齡未親政一日謨偕同官進 大內用寶

上詢曰爾爲誰氏子臣謨悉舉太傅始末奏

上曰爾爲若子耶如是者三後值 朝賀期太傅公入朝

上曰此某公能稱說

祖宗朝事甚詳每指問左右不呼先太傅名謨又以病請解任補謨缺者

上問久不見范承謨此爲誰閣臣奏以病此補其缺者

上曰果病耶劇耶病痊尚起用閣臣奏病痊卽補

上首肯至再恭逢親政臣以學士得侍從廷推浙撫

列謨名

上曰浙東南要地爲國計民生承謨可臣受命悚惶力

微德薄早潦頻仍蟲疫疊降三歲內勘荒拯災請蠲請

賑免徵改折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中格奉旨必

令再議或徑得 旨如所請行久之舊病新疾屢體交
攻又以病請奉 旨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兵民商賈
負販之徒擊登聞鼓叩 闕乞留者數月如狂荷恤勞
臣未收 成命其後以輿情從提臣請不准繼告留浙
年餘力疾撫事康熙十二年壬子會推八閩總督故事
降級未開復者例不列 特簡破格是年十月二十五
日邸報至重感氣逆症時減時發力辭未允冀得親籲
病狀請 陛見報可 召對首詢江浙生民疾苦暨一
路閭閻風景條奏無隱次卽殷殷 問病 遣御醫就

宅診視方

賜秘府藥

頒尚方希有也值薦舉一案

撫拾者以人材失真具疏自認罪研究無瑕乃寢夫曾子大賢也其母賢母也三閭殺人之言投杼而走賢非曾子信者又未必如曾母之信其子實賴遭逢

聖明洞鑒心跡微臣清白忠正屢向左右言之矣京察

內外三品已上得自陳又以病請察典命下仍令速

赴新任御醫奏少痊臣感知已之

主遭人言蒙疑謗而不加斥逐彌隆任用安忍以軀命爲念偷息在席避難海疆陞辭舉撤藩爲問奏曰撤之

甚當不可驟其時部臣已就道

上曰閩中海氛未靖民困已極爲天下繁劇地惟卿廉能
素著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乃 賜御衣 賜內廐良馬
鞍轡 命近侍就大廷宣前 有旨溫語曰此朕時刻
所御之服解之衣卿如見朕也次日 賜宴就道許國
以身不遑將母矣抵山東界宿羊流店相傳折臂三公
處其夜 賜馬殂嘆息良久恐馳驅天末之匪吉踰浙
抵仙霞層巒疊嶽瘴霧迷漫中藏猛獸毒蛇磨牙張舌
擇人而噬至浦險難怪石奔流急瀉崎嶇甚於蜀道變

幻疑於鬼穴周爰咨諏不覺失聲大呼曰閩事之廢弛者非一日也羣心之不堪問者非一事也大計軍政文武勸懲之道存焉此方有廉能循吏智勇于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功名金錢不輦其室薦牘罕列其名是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隱么麼充數而貪酷方面悍婪巨鎮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握樞者與敗檢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干情鬻賄而寒窓埋頭之彥百無一是奇才異能之士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

及蠹役訟惡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出戍。僇負嶠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錢糧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萬餘兩。協餉久不至。是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嗟乎半壁一綫。雖智如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措手。而況蕭牆之禍已成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旨。藩下左右鎮歸并地方官及與撫提會議分防量撥一二營暫住。徐令遣行不致惶惑。掌兵者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遣。脅渙散之軍心。舉之使附密語。不聽。日趣行。告以少

俟浙餉至補足舊欠預給兩月庶途次戍所無他慮急
之倉卒變生亦不聽趣日急兵心洶洶矣方滇逆蠢動
風聞煽沸而停止撤回之差賁 命星至彼得復縮兵

符矣繕甲練兵秣馬稱干比戈反形見矣不幸不得一
同心同力者而罹於難也必矣然終不以時艱勢蹙而
不急急收拾人心以補苴救漏也條奏請速展界者安
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
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有罪安
插本處者清山販海盜也題補城守副將沿海勞弁敘

功苦而邀不次令彼感激報效也報巡歷邊海形勢起
行日期者爲欲置身外郡便調禦防範也頒刊示而准
採捕活溝瘠也弭盜賊而聯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
修而招吳成者一安投誠一散島衆也天若假以時日
獲奉 俞旨諸能就緒滇銳稍挫閩勢漸孤則逆謀不
熾自戢天平乎何竟使承謨五月如寄一事無成乎
當逆疾病居喪必親弔慰乘間輒諷喻大義西席嵇子
畱山心竊慮之曰昔魏文貞公有言寧爲良臣毋爲忠
臣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曰連

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談笑自如如入無人之境竊以撫提未可與心語咸應之曰吾非昧此也寄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訛謗之秋惟示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緩彼之疑濟我之事死生禍福誠不自計既委身事主則父母之身卽君之身有死而已夫豈不知徒死無益而事勢至此舉動牽制上下左右皆彼腹心雖閉門築壘其能免耶嵇子畱山等嘆息退閩安福省門戶也將帶兵弁數十人往闔形勢督營將佐皆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錢糧不給朽壞未整爲辭逆卽遣

官來言邇日訛言少息遠出恐復驚疑撫軍卽來力阻
咸應之曰行不過一視海口非長往旣止卽罷靖藩祖
孫父子兄弟叔姪受恩異常今加親藩與公久在
封疆乃心王室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退而鬱鬱不能
釋一士進曰公旣不得闕海援滇事震楚設備隣封出
省會扼上流此一策也謨曰計過矣過矣楚閩間隔西
江風馬牛不相及無論輕舉貽笑且啓釁端招奇禍子
不見閩安未果之行乎約携兵弁尚支吾未備今往據
上流誰與爲徒况彼逆節欲發他日反得藉口爲我所

迫激變軍心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細苛於後合族
無噍類累世忠貞一旦掃地子不見長沙撫軍之棄封
疆乎負輕去失守之罪招激變隕滅之殃身名俱喪吾
不爲也越數日爲康熙十三年甲寅三月十五日昧爽
逆員詣院謂王守制數月未嘗清理軍務今海上乘滇
南多故窺伺生心王新奉固守地方勅命不敢以私
情廢公事願與公會商爲護內防外策未釋喪服未便
就教乞命駕撫軍卽來邀往是日陰雲慘淡愁霧迷漫
冥冥漠漠太陽無光入逆巢廊廡殺氣不可以目已陷